

譯梵羅★作等基列達

# 笑微

行發居書北京

# 微笑

N·達列基 等作  
羅 焚 譯

東北書店發行

# 笑 微

著作者 達 列 基 等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延吉 北安 白城子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國民卅六年十一月一月初版。5000。

目 錄

死人復活了…………… P·斯姆洛夫(一)

微笑…………… N·達列基(一四)

弟兄…………… A·戈倍林柯(四七)

小孩子…………… 汪達·瓦西列夫斯卡(五五)

# 死人復活了

蘇聯P·斯姆洛夫作  
羅 棻譯

這個故事，是我從費多爾·克里汶科中士那裏聽來的。

——在德國人底非人的腦經裏，——中士說道，——什麼污穢的思想不產生啊！譬如說，奧托·瓦里特爾上校，巴什坦諾甫克底衛戍司令官，突然異想天開的要絞死『烏克蘭』。恰好在這以前的晚上，兵士們捕獲了一個年青的女游擊隊員。這個女游擊隊員想爆炸靠近科拉特車站附近的鐵路橋樑。這位上校決定親自審問她；游擊隊越來越兇的使德國人不得安寧了，而瓦里特爾很想從這個女俘虜身上知道游擊隊隱蔽的地方。

上校便命令把女游擊隊員帶了來。

把一個女郎帶進屋裏來了。她的臉上還閃耀着鬪爭的光輝。胸膛高高地突起。先前一定是纏成厚實的辮子的亞麻色的頭髮，已經蓬鬆地散開。在她的高高的潔白的前額上，像早晨的露珠一樣，汗滴閃着光。漆黑的雙眉鎖在一起。輕軟的小衫滑落在雙肩下邊。兩手被綁在背後而且用繩子捆了又捆。

但是這個女俘虜底碧藍的兩眼却這般安然地睜着四週，好像未來的一切已是清楚的，確定了的，明明白白的；無論是恐懼，是惶亂不安，是期待，——都沒有什麼不可知的了。

——您是誰？叫什麼？——上校用俄國話厲聲地問道。

——我叫『烏克蘭』，——女郎答道。

上校就真的感到這個女郎是『烏克蘭』底化身。是那個炸毀德國人橋樑的，使德國人火車出軌的，殺死德國軍官和兵士的，和德國人永不妥協的不屈服的『烏克蘭』底化身。

——我從前沒有聽過這樣的名字，——上校說道。

——那您現在聽着了，——女郎答道。

——游擊隊員嗎？

——是的。

——您懷什麼目的來的？您想用抵抗和鬭爭達到什麼？

——只想達到一點——消滅德國人。

上校轉到游擊隊的問題上。他問游擊隊駐紮在什麼地方，它有多少人，什麼武器，誰是隊長。女

郎回答：『不知道。』

——您說出您的真名實姓來吧！

——我告訴過您了：我叫『烏克蘭』。

就是這時候吧，上校有了處決『烏克蘭』的思想。

——您明天就會死的，——他說道。

——不會，——女郎答道，搖了搖頭——『烏克蘭』不會死的，它將永遠地活着。

她說得這樣自然，這樣簡單，但是却帶着這樣的說服力和確信，以至使目覩這一切景象的上校底副官——格勞準校也吃驚了。

——女瘋子，——他用德國話說道，——嚇瘋了。

女郎向他那邊瞧了一眼而且說道：

——誰是這裏的瘋子，——就是你們德國人。我們很快就要讓你們信服的。

——您會講德國話嗎？——上校滿有生氣地問道。

●但是女郎已經不哼聲了。她再也不說一個字。

當把女游擊隊員帶出去之後，上校說道：

——我想佈設一個有象徵性的情景——處決『烏克蘭』。我們要絞死『她』。打電話給克勞茨，

柯漢，梅列爾——讓他們乘車來這裏娛樂娛樂吧。準備好這個場面需要的全部東西。讓女郎能夠把自己裝扮一下。給她穿戴烏克蘭民族的服裝，而且要打眼一些的。

x

x

x

中校住在村裏的小學內，住在一幢三面環繞菩提樹園的大廈裏面。過了幾點鐘，女游擊隊員被帶來了。把她領進了一所房間。女郎凝視着窗外。菩提林把覆蓋着冰雪的枝條恭敬地伸向她。她是多麼熟悉它們啊！她曾經在這個學校裏上過學，後來又在這裏教過書。她多想伸出雙手去撫摸這些菩提樹，擁抱它們底樹幹，把身體貼向它們啊！

女郎準備好一切了：她像等待某種不可避免的和最好的東西一樣，等候着『死』。——只要不受拷打就好啊！

格勞進來了，說道：『穿上衣服』，——他仍給她一條藍裙子，一件潔白的小衫，幾條髮帶。這全部的東西都掉在她腳旁的地板上。她祇來的及接了那件小衫。這小衫是用她最喜歡的顏色繡了花的：亮藍色的矢車菊，粉紅的雛菊花，小星點，丁香花。她莫名其妙地瞧着這全部東西。

『這要幹嗎呢？——女郎想。——但不都是一樣嗎？也許穿着這樣的衣裳去死是很好的。』

她動手穿起來了。習慣於整潔的她，還是在審訊之後的夜裏，就把頭髮弄整齊了。現在女郎把亮



藍的，深藍的，玫瑰色的髮帶編進她底金色的髮辮裏面。穿戴好之後，她走到窗子跟前，立在那裏，想着她的親人們，想着那些會同她在一起的人們。

響起一陣脚步声。上校同一羣軍官走進屋裏來了。女郎對着來人轉過身去。血液在她底兩耳是這般厲害地汹涌着，使她不能夠聽清這些軍官們在講些什麼。她只聽清上校底一句話。「這將是一個壯麗的場面，」——他說。隨着，上校命令其中一個軍官把她帶到廣場上去。

「這就是說，完了。全都完了……」——女郎想。

他們押着她經過菩提樹園。樹林向她低語着什麼，大概是最後的「再見」吧。但是樹林一下退過了，而女郎瞧見了擠滿了人的廣場。廣場中間豎着絞架。一個德國兵拉着繩子。女郎已經感到它的毛茸茸的，在自己頸上的可怕的接觸，微微發抖了。

人們用悲悽的目光透着她。很多人眼內充滿了眼淚。她向他們微笑着，向這些四鄰的和可愛的人們微笑着。人羣中傳來啜泣的聲音。德國兵大聲怒喝着。女郎走上絞首台，從這裏看得見全村，甚至那小河，那近處的橋和原野。她又笑了，但這次已不是向着人們，而是向着這故鄉的四野，向着她曾在它上面度過了短短的，幸福和愉快的二十年的故鄉的四野。

一個德國兵在她胸上繫了一塊大木板，木板上用烏克蘭文寫着：「這是「烏克蘭」」。她了解這

全部的玩意了。這就是說，德國人想假借她來處死全烏克蘭。突然就有什麼不可知的巨大的東西，排除了她心裏的恐怖，而在她的胸中出現了某種新的，從不會經驗過的，像愛情一般甜蜜的感情。德國兵已經把繩索套在她的頸上了。而她一下感到：她必須作一件最後的，但是非作不可的什麼事情。她着起忙來了。她從絞刑吏手中掙脫出來，向全個廣場大聲地叫着：

——同志們，他們想處死烏克蘭！這是不可能的！烏克蘭會永遠地活着！

德國上校擺了擺手，兵士拉緊繩子——而女郎就懸在空中，輕輕地搖擺起來了。風吹拂着纏在她髮辮裏的彩色的綫帶。

x

x

x

過了三天，德國上校那裏住了一些客人。半夜，他離開桌子走到窗前去。他拉過掛在窗前的帷幕，凝望着黑夜。星星動也不動地閃着光。窗子右邊，靜靜地立着一些樹木，彷彿在傾聽什麼。在遠處是廣場，高高的，像桅檣一般的絞架發着黑色；那上面露着一個人底側面。這就是她——烏克蘭。她懸掛着，被縊死在繩結裏，毫無知覺的，軟弱的。上校對自己的「發明」微笑了一下。

就在這一剎那，傳來可怕的爆炸聲。在上校正對面的村頭上，升起了火然。黑夜以這般熾烈的，強力的震動衝激着上校的臉，以致把他從窗子跟前嚇跑了。不可知的力量轟然地掀開屋子的門。屋子

震響着，彷彿有成千成萬的人在所有的房間裏奔跑似的。窗玻璃震落在地上。客人們從桌邊跳起來。值日軍官叫着跑進來，『軍火庫被炸了！』

所有的人都向街上跑去。在村頭上，在爆炸的那邊，響着自動步槍的槍聲。兵士們都向那裏跑去。

天快亮的時候，人們來給上校報告說，炸燬倉庫的人被抓住了。他命令帶他來。軍官帶進來一個女人。房間裏是半明半暗的。女人靠門裏邊站着。看不清她的臉。上校急燥的奔向她去，拉她靠近光亮——而他却嚇得倒退了：他前面站着的是那被絞死的女郎。這不可能錯的：還露着微微發藍的傷痕呢。

——這是什麼？——上校指着女人的頸項，驚恐地叫道。

軍官一下沒懂得上校的意思。最後，他明瞭了，答道：

——這個小傢伙抗拒。兵士便不得不捏着她的脖子。

沒有聽這一切解釋，上校跑到窗前，拉開帷幕。窗子外面，夜色已經褪去。乳白色的晨光，在村子上空擴展着。看得見廣場，在它上面，絞架的木柱高聳着，如同收起了帷的船檣。

——屍首在哪裏？——上校怒吼道。——我問您，屍首在哪裏？——他向軍官嚷道。

這晚上，上校一分鐘也不能入睡。兵士們慌慌亂亂地奔跑着，尋找被縊的人底屍身。他們搜查和刨掘了所有的地方，但什麼也沒有找到。居民們繼續頑抗着，用酷刑也沒有幫助。他們就連被縊死者的名字都不說。『我們不知道』，——女人們說。『我們沒有過這樣的人』，——老頭子們回答道。孩子們就一聲也不響。

早飯後，上校拿起筆記本。他寫着：

『也許，你什麼時候會讀着這封短簡的。你是不是會相信這上面所講的呢？你會更相信的。我今  
天相信死人也會活了。而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一個神秘派。但是這裏却發生着無法解釋的事情。這裏  
你會遇着各樣鬼怪的事件。譬如說，在森林裏，突然一根樹樁活了，而且用自動步槍向你射擊，或者  
在你睡覺的房間裏，天花板突然裂開來，在你頭上出現一個帶着長槍或手槍的游擊隊員，好像這是同  
我的朋友——福爾斯特少校一塊似的。前兩天，我絞死了一個女游擊隊員。她的屍身懸在廣場上。昨  
天夜裏村內傳來爆炸的聲音。這是游擊隊炸燬我們的軍火庫。在爆炸的時候，被絞死者底屍身不  
見了。而過了不幾點鐘，把施行爆炸的女犯帶到我這來了。這却是她，那個被我絞死了的女游擊隊  
員。』

x

x

x

上校對格勞說道：

——如果絞不死她，那我們就試用火來燒吧。我們看她還能從灰燼裏站起來不能？

他命令準備同上一次一樣的全部東西；給女俘虜穿上烏克蘭的服裝；在她胸上繫了一塊寫着字的木板：『這是烏克蘭』。集合了更多的人，讓他們瞧瞧：也許，這個場面會使他們醒悟過來的。

……當上校發出命令叫點燃柴堆的時候，靜悄悄的昏暗籠罩着村子。兵士在木柴上澆滿了汽油——火熊熊地升起來了。火舌在空中抖擻着，搖幌着，彷彿有生命的似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見絞架的柱子和在上面綁着的女郎。火好像要把她拉起來而且帶她到上空去。火舌在空中抖動着，越來越高，伸展到這個女受難者底臉上了。

——永別了，媽媽！永別了，烏克蘭！——女郎叫着而且呻吟着。

人們感覺着，這好像是被敵人磨折的，苦惱的整個烏克蘭在呻吟。每個人的心裏都在發抖。人羣中升起哭泣的聲音。

德國軍官們不作聲地立着。攝影師開響了照像機。而從絞架的木柱上停了呻吟。誰也不能抑制住哭聲了。

人們突然感覺女郎好像跨了一步，身子向前傾過去：這時木柱已經燒焦而且崩倒在火堆裏。人們推開了德國兵，衝向火堆去。響起了槍聲，叫喊。上校轉過身，急急地向家裏走去。他感到，在他後面好像有一個鐵石的，執拗的什麼人，像影子一般地跟着他。在這以前，他曾處死過成百成百的人，但是類似的事情他却毫無經受過。這不是恐怖，不是良心的責備，因為他的良心早就睡覺了。這是一種新的，無法解釋的東西，是某種他所全然不明瞭的慌亂。

當天晚上，上校完全沈溺在酒裏面，這是他好久以來就沒有過的事情了。他喝了整一個星期。他瘋狂地生氣——如像在這幾天中碰上他的軍官和士兵們所說的。在一個夜裏，終於，上校很熟地睡着了。格勞怎麼也弄不醒他。這個準校急促的和慌亂的講着一些什麼，但究竟是什麼，上校却怎麼也不明白。最後，他弄清楚一句話：『橋樑被炸燬了』。這句話好像砲聲一樣，一下子喚醒了上校。

——甚麼？橋樑？

事情是這樣的。德國兵克蘭茨在橋附近放哨。他看見遠處有一個什麼影子。克蘭茨就打開探照燈而且把光線轉到那邊去。他其實最好是不這樣作的。於是那個被燈光弄得眼睛昏花的，被縊死過和被焚燬了的烏克蘭女郎向他衝過來了。這個兵士開了槍，但是，大概是因為慌亂而打了個空。其他的德國兵也向開槍的地方跑了來——幾乎全部的巡邏兵都跑來了。他們跟蹤追着那逃跑的女郎。而在這時候

傳過來爆炸的聲音。很顯然的，這個女人是被派來轉移巡邏兵的注意的。

——捉住她了嗎？

——她在這裏。

——甚麼？——上校帶着不安的焦灼問道。

——這是她，——格勞說道。

看樣子，上校是準備好應付一切的，但現在他見着的，却使他喫驚了。帶進來了一個女郎。這仍舊是那個叫做『烏克蘭』的女人。僅僅面孔顯得更年青一些，好像她是從柴堆上走下來似的，新生的，變得更年青的。上校失却自制力了。他拉出手槍——響了一聲槍聲。女郎甚至沒有喊叫，就倒下去了。而上校還一槍跟一槍地向她打着。

x

x

x

過了幾天。夜晚，上校坐在桌子旁邊。窗子像往常一樣被黑色的帷幕遮掩着。窗子外面，響着哨兵底像鐘擺一般勻整的脚步聲。上校寫着：

『我不能集中我的思想。不久以前，我用燎火焚燒了同被絞死的烏克蘭女郎相像的一個女人。不幾天以前，橋樑被炸毀了。兵士們抓住了一個女游擊隊員。這就是她，曾被我兩次處死過的『烏克蘭』』

團。這裏你會迷信起來的：格勞拷問了幾十個農婦，也不能得知這幾個女郎是誰。在審問時一個老婆說道：『這是天上降下來的一些安琪兒，爲要懲罰你們這些禽獸！』而事實上，也如這裏的人們所描繪的一樣，這幾個女郎同俄國廟宇裏的安琪兒相像。甚至在我們的兵士中間，也流行着迷信的談話。他們把每一個小女孩都看作不死的復仇者了。』

上校標上勾點。突然他感到房裏有人。他向窗子那邊望了一眼，差點沒叫了起來：在黑帷幕前邊立着一個烏克蘭女郎。上校想拔手槍，但女郎警告他。她舉起握着連發手槍的手，說道：『烏克蘭活着！』——她向他發射了。

當屋子裏跑進來格勞和值日軍官的時候，那裡，除去上校，誰也沒有了。上校坐在椅子裏，身子向後靠着。在他底睜開的無生氣的兩眼裡，充滿了恐懼。

x

x

我同那成百在篝火旁邊，在草棚裡，在戰壕裡，在掩蔽部內聽過這故事的人一樣，我也忘記了這件事。但是不久以前，它又進入了我的記憶裡。這是這樣的：克里汶科中士領着一個勇敢的小組衝進了敵入底強固火力點。德國人兇狠地，野蠻地防禦着。克里汶科叫着『烏克蘭活着！』第一個衝進了這個據點底門。他打死了五個德國人，而他自己也被德寇的子彈射穿倒下了。



戰士們把受傷的克里汶科拾到一棵小杉樹下，放在一個蓋着雪的小戰壕裏。在上士底衣袋裏，我們發現了一個紙夾子，在上面有一張四個女郎的照片——碧藍眼睛的，亞麻色頭髮的四位女郎，彼此之間可驚地相似。僅僅在那些任何時候和用任何東西都不能使幸福和愛情減色的家庭裏，我才看見了孩子們底這般的類似。我翻過照片，在背面我看見題的字：『給親切的，摯愛的哥哥費加』。

# 微笑

蘇聯N·達列基作  
羅 棻譯

我的確是在這鎖上歇了一宿，早上才離開的。這裏一點懷疑的地方也沒有。街上走過一些德國兵，我閃在一邊，給他們讓開路，而他們甚至連望也沒有望我一眼。戒百背上揹着口袋的女人，少年，老頭子，在這冬天的各個鎖子上幌來幌去。

但是，我在鎖邊上遇着的那個德國人，却在街道底盡頭處站着，好像在監視我。他穿一件挺合身的黑坎肩，戴一頂羊羔皮帽，像個小孩子，——要不就是看着不大，要不就真是還年青的。我好像穿過刺叢一樣，在他底針刺一樣疑惑的目光下，走過去了。我以為他會止住我的，但他却叫也沒有叫我。他裝得真好，這個蓄着小鬍子的傢伙，這個畜生……

我走出鎖子，越過山崗，從大路上折向去森林的小道上了。爲什麼要去森林裏？因爲從森林去『虎沱』(註)近一些。這就完了。不，好像還沒有完。在林邊，在一棵小杉樹的後面，我碰見一個年青小伙子。他戴一頂有耳顛的便帽，同我一樣，背後揹了一個有一普特重的這樣的口袋。平平常常的

(註)『虎沱』爲村莊之意，因該處常駐德軍隊，爲德軍所注目，故意譯。

一個小伙子，看着比我大一歲，不會再多了。祇是兩肩比我寬一些，濃濃的雙眉差不多長到了鼻樑上，英氣勃勃的。

當我身後響起槍聲的時候，我已經一步一步的在小道上走開了。一聲，又一聲，而跟着是一陣自動步槍的射擊，又一陣大小不一的槍聲。但我甚至沒有停下來，——德國人總有什麼事情才打槍的。但我同這些事情有什麼關係呢？我一個勁的往前走，進入森林底深處，松林便把槍聲湮沒了。我順着森林裏的小道走着，因為從森林去「虎沱」近一些。

這就是全部。而在森林的出口處，我被捕了，汽車從另一條道把我帶到我曾經住宿過的鎖子上。押解兵可是不少的：五個德國自動步槍手。

很明顯的，德國人把我當作某種重要的捕獲物了。而我不過是個小孩子呵！我有着波爾塔發地方行政長官發給的通行證，我是來用零碎什物掉換麵包的。好像二乘二等於四一樣。我能够證明自己毫無過錯。但當一個五個人的押解隊，而且全都像狼一般地盯住你的時候，無論怎麼樣，就全然成了一籌莫展的事兒了。

司令部的屋內發散着香水的芬芳。脚步無聲地在地毯上——毛織的，有花紋的，我們烏克蘭的地毯上移動着。這地毯是人家少女的驕傲和嫁粧呵！但是地毯之類，現在同我是不相干的。屋子裏的這

些人——一個軍官，幾個兵士，蓄小鬍子的那傢伙（他是他們的什麼人呢——警察所長？班長？警察嗎？）——全都這麼樣地盯住我，真像要用眼睛把我給斃了似的。但是，用眼睛你是嚇不倒我的。蓄小鬍的傢伙向軍官點了點頭，跑到我的背後去。他好像滿意極了。他在我的背上找着什麼了呢，囚犯的號碼或印記嗎？

高個子的年青的軍官，懶洋洋地離開他取暖的火爐，走到寫字臺跟前來了。

「你叫什麼？」

舒蒙柯·瓦爾加。瓦連丁·格里哥里維奇。」

「多大歲數？」

「十五歲，進十六了。」我是十六歲，而爲了防備萬一起見，我隱瞞了一歲。軍官顯着不相信的樣子，皺縫着眼睛。『也許，我顯得人一些，』我聳了聳肩，『我是個孤兒。』

「喀山的……」

我環顧了一眼，這是蓄小鬍子那傢伙講的。

「不，」我說，「我是從波爾塔發來的。」

我的確來自波爾塔發。我說完這句話，那傢伙便顯出不耐煩的樣子，把一雙充滿厭惡的眼睛，掉

過去了。這個，是很自然的。

「且慢，蘇庫連柯先生。」軍官說，他的一對眼睛，就像兩根不動的木棍那樣盯住我。「你在森林裏作什麼了？」

我告訴他作了些什麼。怎麼，在鎖上過的夜，怎麼從鎖裏走出來，怎麼在森林裏遇着一個陌生的小伙子，怎麼後來我又獨自個走了。軍官聽着我，但是沒有聽。他好像完全在想別的東西。眼睛冷冰冰的，機敏的。他的俄國話講得很好。

「你們談了些什麼？」

「同誰？」

「同那個陌生的小伙子。」

「抽抽煙，談了談天氣。」

「談了談天氣？就這樣嗎？」

「就這樣。」

我身後有人發出不滿的聲音，而且不耐煩的踱起來了。軍官作了一個要他安靜的手勢，於是便活躍起來了。他打量着我的全身，——好像他很滿意於打量人似的。——隨着笑開了。

『再就什麼也記不起了麼？』

『大致上就這樣了。』

『那好，你聽着，讓我說給你，看你作了些什麼吧。』

於是，軍官就開始講起來。他的話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說我早就認識那小伙子。嗯，可能，我們還從小就是朋友呢。我們兩人，都是游擊隊的戰士，被派來擾亂德國人的後方的。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攜帶着地雷。很小很小的，秘密造來爆炸火車的地雷。（軍官向我狡猾地眯着眼睛。）我們兩人輪班帶着放在麵粉口袋裏的地雷。誰要是輪着帶地雷了，爲了避免危險，他就不進村子裏過夜，而且還帶着發給我們兩人合用的一隻手槍。今天早輪着那小伙子的班了，他就睡在乾草堆裏。嗯，是的，在乾草裏。蘇庫連柯先生今天早上發覺了他。我也是被蘇庫連柯先生察覺出來的。我們知道被發覺了，害怕被搜出來，因此那小伙子（他是小組長）命令我帶着裝了地雷的口袋，到森林裏頭去，而他自己，爲了要止住追縱我們的德國兵，就拿了手槍留在林邊上。一聽見槍響，我就應當把地雷藏在森林裏，——而我正是這麼作了。

講到末尾，軍官竟完全樂開了。他從桌子後邊走過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看，我們全都知道的。』他同蘇庫連柯先生交換了一下眼色。後者也笑了。祇是他的牙齒是

極骯髒的，他總是掩藏着它們。

『嗯，你怎麼不說話呀？』

軍官的兩眼親切的，但已經很留意的在察看我。我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祇深深的，沉重的嘆了一口氣。

『真會講，就像在書本子裏似的。祇是我同它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說道。『我是去換……』  
『住嘴，』軍官打斷了我的話，他的面孔變得兇狠狠的了。『不要裝傻，小孩子。你的同伴什麼都承認了，全都講出來了，你爲什麼還要抵賴？』

呵嘿，同伴承認了？不，不行的，司令長官。我不會上你的釣的。我甚至也兇起來了：很顯然，他完全把我當作傻瓜了。

『你們的那個小伙子，』我說，『他胡扯。』我感到我的血液全衝到臉上來了。

『我要使你們對質，』軍官威嚇道。

『好的，我要打破他的狗臉的。』我說，發狠得全身都抖起來了。

軍官想了一會，接着就用完全另外一種腔調說道：

『呸，好吧，我們且不管你的同伴吧。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但是我們有別的證件。完全可靠

的。」軍官緩慢地說着，凝視着我的眼睛。「你背上是你的口袋嗎？」

『是的。』

『蘇庫連柯先生，你記得清楚嗎，當他走出鎖子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口袋？』

『清楚。白的，麻布作的，帶一條藍色的小帶。』

『取下口袋來。』

我放下了。

『藍色的小帶呢？』

帶子沒有了。

『怎麼它會像你同伴的口袋呢？』

『他一點也不是我的同伴。』

『這不重要，但帶子爲什麼會到了他的口袋上呢？』

軍官從桌子後面拉出一條有麵粉的口袋來，簡直像我帶的袋子，祇是有一條藍色的小帶，而且帶着某種紅色的斑點。這是一些很難看的斑點。『血，』——我在想。

『噯，你對這個說什麼呢？』



的確，我能說什麼呢？生米已經煮熟飯了。這是實實在在的。

『我帶的就是我的口袋。』我肯定地說。

『嚇，這完全是說孩子話了。』軍官寬大地微笑着說。『早晨帶子還有的，而現在變沒了？我們本不想同你多囉嗦，但我們必須知道：你把地雷藏在哪兒了。我們要同你好好地解決這件事情。』軍官轉過身去。臉上顯着厭煩的表情。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因為我是游擊隊——像他所想的——而且去爆炸德國人的火車，生我的一點氣。他祇簡單地憤懣：當什麼都清清楚楚的了，我却還要抵賴。

『但我沒有什麼地雷。我也不曉得什麼游擊隊。我是去……』

軍官打斷了我的話。

『我們已經聽說你要往哪兒去的。我們不是在同你捉迷藏。或者你說出地雷藏在什麼地方，我就——相信一個德國軍官說的話——保全你的生命，或者……』

軍官沒有說出『或者』以後是什麼。但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懇求道：

『但我總無法用雪作一個地雷出來呀。』

軍官從頭到腳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就像他是第一次看見我似的。

『我看你比我原來想的複雜多了。但我們總得弄個「水落石出」的……』

軍官知道俄國諺語。他給一個上士遞了個暗號。

這上士是個年紀青青的，個兒不高的，像個運動員似的傢伙。他的泛白的，渾濁不清的雙眼，惡狠狠地閃着光。他穿過屋子向我走來。我明白他就會打我的，我就用一隻手遮住臉。而這『運動員』可還沒自佩帶了自己的上士袖章；他祇用左手在我的眼前晃來晃去，而用右手擊我的肚子。

祇是在以後，我才弄清楚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而當時，我一下就失却判斷事物的能力了。我坐在地板上，屋子裏似乎一點空氣也沒有。人們在我周圍走來走去，談着話，吸呼着，而我却祇能張大了嘴吧坐着，一口氣也吸不進肺裏去。僅是在那個時候，就是當第一口空氣艱難的進入到我的胸部的時候，我才感到疼痛。這種疼痛，是我從前所完全想像不到的。好像我吞下了一個熨斗，而現在這個熨斗躺在我的胃裏，沉甸甸的和火熱的。

那上士已經靠對面的牆壁站着，很瀟灑的支着一條腿，細心地在揉自己的右手腕了。

『噯，打得怎麼樣？』軍官問道。『再給你這麼幾下，你就會吐血的。』

我沒有想去反駁這個軍官老爺。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說法的。

『噯，不要裝傻了，說出地雷藏在什麼地方來吧。』軍官和儼似的說道。

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打消這個德國人的想法的。不管發誓也好，證件也好，講道理也好。無論什麼都不能夠拯救我。他就不會去想我沒有地雷。繩索已經套在頸子上了。我一想到那可詛咒的毛茸茸的帶子，就哭起來了。我從小就是愛哭的。於是我就哭起來了。我哭得很小聲，竭力抑制自己。軍官向我走過來，親切地說道：

『哭什麼，講出地雷藏在哪兒，我們就放了你。』

於是我忍不住，就開始大聲地嚎起來了。

我哭的時候不長。軍官是知道我們的諺語的。假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話，那麼，柏林就更加不會信的了……我不再作聲，擦乾了眼淚。

『這才對嘛。下過了雨，現在應出太陽了。』軍官嘲笑着，望着蘇庫連柯那邊。『坐下講吧……』

我不作聲。

怎麼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剛才爲什麼哭呢？』

「因為你們對我什麼也不相信……」

沉默。我們面對面站着。我聽清了軍官的呼吸。他已經失却自制力了。他憤怒地盯住我的兩眼。我則用簡短的瞥視回答他。

「允許我嗎？」

這是蘇庫連柯先生講的。他緊閉着雙唇向我走來。他是一個小個子，比我稍微高一點。

「你這個高爾塞維克豬鬃，你看多了電影，也想作英雄吧？你講出來！我們要剝你的皮的。把你舌頭也一起拔掉。你游擊隊的流氓！」他拍的一聲打了我一記耳光。

這時屋子裏又走進來一個德國人。他是一個中年的，身材發腫的軍官，鼻樑上架着一副博士眼鏡，一個圓圓的肚子。兵士們在門口立正站着，上士敬着禮。

「蘇庫連柯先生，我給你介紹，這是新來的副司令長官。」

副司令長官伸出帶着手套的手。蘇庫連柯急急地和小心地握了握它。隨後司令長官開始同副司令長官談話。他講着我。後者聽着，瞧着我，出着汗，擦着博士眼鏡，又重新聽着。我覺察出來：不管他好多次的整理他的腰帶，而那腰帶，總是不變地從他那回鼓嚙啞的肚子上滑下去。肚子和腰帶就好像互相敵對似的。我猜出來了：這位「爸爸」是來軍隊裏不久的。

「我們馬上給副長官看着他們兩個人。」司令官說道。

那個小伙子被帶進來了。要不是他那帶着耳頭的便帽，我幾乎認不出是他來了。他們把他毆打成這樣——眼看著祇有死了。

「認識他嗎？」

小伙子把黝黑的浮腫的臉轉向我，用一隻眼睛睜了一瞧。

「不認識……」

「好好的看一看！」

小伙子又把我睇了一眼。

「好像碰着過。」

「碰着過！……記性也不行了！」

小伙子不作聲。他站着，就像害怕會跌倒一樣，把腿拉開得寬寬的。彷彿是，他對一切都看得很平淡似的了。

軍官轉過身對着我。

「你瞧着，過兩點鐘我們就要把他絞死的。要是你不對我們講的話，我們也要把你絞死。你還是

講了吧。你笑什麼？」

我打了一顫。我想也沒有想到要笑。但軍官不是在瞞我，而是瞞着那小伙子。的確，有一種類似微笑的，可怕的表情浮現在他底被打破的，腫脹的雙唇上，浮現在他底臉上。

「這個流鼻涕的小子，要是他知道什麼的話，」小伙子含着無窮盡的蔑視瞞着我，隨又把他底驕傲的面孔轉向司令官，說道，「他會講出來的。他會告密，會一下子把什麼都出賣了的。他哭了，流青鼻涕的傢伙！」他又重新瞞着我。「把他也絞了吧，司令官先生，我會更愉快地在半掙來掙去的……絞上一對多子呀！」

小伙子嘲弄着。他嘲弄着我，嘲弄着司令官，嘲弄着「死」……我還從來沒見過這般視死如歸的人呢。

「你不要聽他的。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他殺死了兩個德國人，他就要被……」

「就兩個嗎，司令官先生？」

「你還嫌少嗎？」

軍官的臉發白了，他從桌子後面走出來，一邊走，一邊解開手槍套。

「你說：兩個是不是還嫌少了？」

上士急急忙忙地向軍官說了幾句什麼，並把地毯指了指。我明白了：他要軍官抑制自己，不要就在這裏槍殺那小伙子，因為血會把地毯弄髒的。

司令官差不多走到了小伙子底面前。

『你覺得少了嗎？』

『少一點。』小伙子答道，他往旁邊瞧了一眼。

『那要多少？你要想殺死多少個德國士兵？』

『要是三個也好呵！』小伙子想了想說道。『就是三個也好。』

接着事情就發生了，要我詳細講出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這一切是這麼飛快地發生了。大概是，軍官舉起手要打他，而突然我就瞧見，小伙子的兩脚已在空中搖擺起來，他撲在軍官底胸膛上了。德國人中間起了一陣叫嚷，都跑去幫助司令官，但是司令官旋轉着，竭力要掙脫他身上的可怕的重負。一個帶步槍的兵士，把他的刺刀戮穿了小伙子的褲子，却劈在軍官底大腿上了。所有的人都向那兵士吼着。副司令官底臉直淌汗，全身顫抖，把手槍在他底手上轉來轉去。

而突然，所有的人都從司令官底身邊跑開了。他底手握着一隻手槍，是他從解開的槍套中拉出來的。因為劇烈的疼痛，他閉了眼睛，僅有一隻昏黑的，像瞎子一般的眼睛向四處搜尋着。任何時候都

可能開槍的。蘇庫連柯先生把背緊貼住牆。他想跳到門外去，但就在這時，槍聲響了，蘇庫連柯甚至沒有來得及喊叫，就順着牆壁蹲下去了。

猛然醒悟過來的上士，從副司令官手中奪了槍，把手插入小伙子與司令官的中間，靠着小伙子的肚子，從下往上開槍了。小伙子的兩手撒開來，而司令長官，就失去了平衡，隨自己的對手一起，倒向地毯上。

我看見，像小狼一樣，小伙子用牙咬斷了司令官底喉管。

牙齒被用刺刀撬回來。小伙子死去了。軍官呼盧呼盧地喘着氣。蘇庫連柯偏着腦袋，背緊貼坐着。上士發狂地咆哮着。他讓我底臉向着門，死命的踢了我一脚，我一下就跌倒在司令部屋子的外院子裏。衛兵把我帶到拘禁室。我在那裏坐了兩個來鐘頭。我想着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司令官和蘇庫連柯先生（這下他可得帶帶子了！）都被打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會很快就把我送上絞首架去的。我不願去想那個小伙子。我怕想起他。這究竟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什麼也不知道。無論在那一點上，我都是沒有過失的。他殺死德國人，難道要我爲這件事來作補償麼？但我又總是不能想到那個小伙子。他站在我的面前。唉，小伙子，小伙子……當他們把我帶回司令部屋子的時候，我最後一次看了看他。



一個被嚇壞了的婦人，拉過一輛雪橇來，後邊跟着一個德國兵。小伙子躺在雪橇上，胸前放了一塊小木板。木板上寫着：「德國士兵底鬍子手」。我除去用眼角瞟了一下之外，我甚至沒有看他，他底雙唇是蒼白的。兩眉幾乎緊蹙得在鼻樑成了一條線，好像他在經受一種不可忍受的痛楚，或者在力克制那痛楚似的。

但這一切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沒有一點過失的。我有着波爾塔發地方行政長官發給的通行證，他們應當，應當釋放我的。

司令部辦公室裏，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祇是在大的地毯中間，攤了個疊成兩折的小地毯。……新的司令官靠桌子坐着。料想不到，「爸爸」就這樣升官了。但是，根據一切看起來，他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好。兩個兵上在他身後站着，另有兩個立在門口。上士支一條腿，靠牆站着。

「爸爸」離開椅子站起來，整理了一下從肚子上滑下去了的腰帶。

「小孩子，你應該全部講出來，懂嗎——全部？」他從桌上拿起一管祖大的藍鉛筆，用它在桌上嚴厲地敲着。

這動作我是很熟悉的，德國人——儘管他很厲害，但看起來總好像很和氣，甚至有些可笑的。

這不像我們的伊萬·卡爾洛維奇嗎？「不要作聲，孩子們。舒蒙柯，滾出辦公室去。」他就像我們

的那個德語教師。

這個德國人從桌子後邊走出來，離得我遠遠的（他怕我會突地咬他一口似的！）很生氣地在屋裏走來走去。

「這樣小就這樣混蛋，」他很生氣的說道，接着大聲叫起來了：「怎麼的？我全都知道的，閉嘴！」

他敏捷地奔到我跟前，死勁地擰着我底耳朵，但馬上，似乎記起了什麼，又跑回桌子跟前去了，重新用鉛筆敲起來。皮帶又從他底肚子上滑下去。

我平靜地講着這一切是怎麼經過的。我沒有一點過錯。我有波爾塔發地方行政長官發給的通行證。我是來用零碎什物掉換麵包的。我已經換好了，正向回走，這一切就發生了。我從前並未見過這個殺人的小伙子。我有什麼過錯呢？這個惡棍殺害了德國人，而我是不能負責的。

這個德國人很憤怒地扭着頭說

「你們全是惡棍。」

我有一個樸素的，誠實的面貌。我想，這會影響這個德國人的。我一切都對他講的清清楚楚。我毫不虛飾地和誠實地望着他底博士眼鏡。對我是無法不相信的。他哭喪着臉。他想起什麼來了……

我底心緊縮了。準又是那該死的帶子。現在他又想起它來了。

『你同那惡棍一道走過路嗎？』

『我不過同他在路上碰着罷了。』

『你們兩人的口袋是一樣嗎？』

『唔，是一樣的。』他是裝腔作勢，或是關於藍帶子的事，死去的軍官沒來的及告訴他呢？

『不，我的口袋是白色，而他的是帶了一個藍帶子的。』

我底眼睛也沒有睜一下。總不能因爲一條什麼藍帶子，就把一個人槍斃了的。我站在司令官面前，等候決定我底命運。

司令官皺起額頭，不作聲地瞧着我。關於帶子，在第一次審訊的時候，上士是聽見的。他現在立在我的右邊。我可以瞧見他底太陽穴，一隻肩膀，一隻肘腕和一隻腿的皮色，而這太陽穴，這肩膀，這肘腕，由於一種緊張的等待，變得麻木了。但是上士什麼也沒有說。原因都祇是用俄文講着藍帶子的事情的。上士會用各種各樣方法毆打俄國人，但說到他們的語言呢，他却一點不懂。

新的司令官束手無策了。的確，絞死或是不呢？那個小伙子同司令部賭了一注，而以一比三又二分之一（我沒把蘇庫連柯先生算作一個全人的），在這個賭博中贏了。我不過作了一個普通的觀客而

已。難道因為這，就得付出我底生命嗎？

他們沒有任何綫索，也沒有任何證據。但是，司令官總得採取一種辦法的。他茫然地望了上士一眼。上士本能地了解了他的底眼色。他祇會作一種事情的。「揍嗎？」——他用眼色問他。「揍！」——「爸爸」回答，如釋重荷似地歎了一口氣。

上士把兩手交叉在胸上，走到我面前。有兩秒鐘，他瞧着我底眼睛，隨後，心平氣和地轉過身去，而突然，他反手打在我底臉上。他打在我臉上的第一下，使我的顎骨脫了臼，而第二下，又使它闔上了。鼻子裏流出血來。在膀骨上和肚子上的打擊沒給我帶來特別的傷害。我先就等着的：我用拳頭遮住了膀骨，把身子扭過去護着肚子，而他的拳頭就從我的肋骨上滑下去，碰在牆上了。

上士痛得叫起來，搖着那隻傷了的手。他一邊不停地搖着它，一邊就用那隻好的左手揍我。而這些毆打都是沒頭沒腦的，兇狠而不高明的。當我護衛着自己的時候，沒有覺察到一個兵士向我走來了。突然我的胸上有什麼東西劈拍響了一聲，好像一根乾枯的樹枝折毀了一樣。我眼前幌過一個掉了鐵皮的槍托，一個兵士的嘴臉，就失去知覺了……

他們——上士和兵士——真把我整治够了。我想，他們不會相信我的失去知覺的，他們狠得要命，把我毆打的厲害極了。

當我清醒過來的當兒，新司令官正對準我的臉潑着涼水。

『地雷藏在哪兒了？』

『我不知道什麼地雷。』

『你如果還這樣，就打斷你的腰。』

『你殺了我吧。』我的確（我還從來沒給自己要求過這個）想讓他們早些把我弄死算了。

他們把我放到椅子上。大概，我呻吟着。我用手擦着臉。臉又濕了——這是淚水。好一個哭喪鬼呵！我生氣了，用帽子擦乾了兩頰。司令官頗具深意地注視着我。突然上士咆哮起來了。他大聲地講話。他走向司令官，把我指了指，把自己的拳頭給他看了看，又把我指了指。他講的話是熱烈而肯定的。講完之後，又望了我一眼，聳了聳肩，轉過身去了。

我了解他的話，是這樣的：『對這小傢伙，我們把應當用的方法都用了。司令官不必懷疑這點。也許真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或是即是知道，反正也什麼都不會講的。拳頭已經沒有勁了。必須把他絞死或是釋放。』

司令官從滿是汗珠的鼻樑上取下博士眼鏡，擦着它。他不能決心絞死我，但釋放我呢，他又害怕。在警務上，他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傢伙，他們就又把帶到拘禁室裏去了。

這拘禁室有些像一個廠棚或者儲藏室。我獨個兒坐着。打起寒顫來了。我爬進乾草堆裏，想煖一煖而且睡一會。見你的鬼去吧，德國老總們！你們絞死我，再打斷我幾根肋骨，或者你們認爲打斷的已經够了，——都聽你們的便。我現在只想一件事——能够入睡……

……小伙子穿過閉着的門，向我走來了。他帶着有耳顫的便帽。我驚恐地瞧着他。他是我的同志，小時候的朋友——瓦夏·哥瓦爾。那麼，瓦夏還得死一次嗎？『你是白白的痛苦了——瓦夏說道，——你瞧我！』他摘下帽子，從臉上抹去了打傷的青斑，就好像那是用黑炭畫上似的。『你不是被殺死了嗎？』我問他。瓦夏向我眯着眼睛：『我騙他們了。秘密是很簡單的，——必須不死。』他不作聲了，一邊打量我。『你也會不死的，如果你炸毀了載有德國人的火車的話。』我放得小心了。『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趕忙說道，——什麼也不知道。』但是瓦夏不聽。『你記清那地方了嗎？』他向我探問地雷。我突地想到：瓦夏已經同德國人勾結起來，出賣我了。他真是不會死。他想探出地雷藏在什麼地方。『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道，——就是你，也僅僅是見過一面。我們並不熟識的。』

我痛醒過來了，這是夢。我的臉發燒。我好像是在浮向一個遙遠的地方。開頭是輕輕的，稍微可以覺察到，隨後便越來越快了。

而小伙子並沒走開。『你是好漢，——他熱情地在我耳邊低語。——再熬一下，他們就會放了你的。現在，關於那帶子，誰也不知道了。我是故意弄了這麼個圈套，讓司令官打死蘇庫連柯的。』他洋洋自得地笑着。『走開，——我想對他說，——我什麼也不知道。』但不知怎麼的，我的雙唇不能動彈。小伙子冷笑了。『他們要絞死你的！——他叫道。——絞死他，司令官先生。』

我恨他。他一點也不像我的朋友。他從什麼地方跑來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裝做沒死。但實際上，子彈是從他肩胛骨中間穿過去的。爲了怕我看見他背上打穿的洞，他往後踏了幾步才倒下去了……

我看見白雪掩蓋着的森林。松樹，橡樹和杉樹交錯地生長着。旁邊完全孤獨地立着一株小杉樹。爲了不要看見它，我拐到一邊去了。但它還是照樣立在我前面。而我旁邊，緊靠火爐，站着新的司令官。他有一張狡詐的嘴臉，裝作什麼也沒察覺的神態。但實際上呢，在跟蹤着我。而這棵該死的小杉樹就這麼站在我前面。司令官猛下看見它了，張開兩臂向它撲過去。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它根上爆炸開一樣，小杉樹突地蹦向空中，把白雪撒遍了司令官的全身。博士眼鏡也掉在雪堆上，鬼頭鬼腦的瞧着我。

……小伙子已經和我并排站着。他小聲地說：『不要洩氣，地雷還好好的。它還不算爆炸呢。』

這祇是一個夢。你作夢了。』

『您聽着！——我叫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你聽着，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我爲自己的叫聲所驚，醒來了。

早晨，送我到醫生那兒去了。似乎，祇毀了我一根肋骨，甚至還不是全毀，而僅是折斷了它。其餘的肋骨被打傷了。現在，德國人很殷勤的款待我：一句話也不提到地雷。給我吃得飽飽的，在肋骨地方上了夾板，還給了我一條棉毯子。

我睡去了。在夢裏，小伙子又走了來，但是我喊叫而且把他趕跑了……

第二天，又把我帶回司令部裏。司令官親陪我吃晚飯。雞肉丸子，拌糖的蛋黃，純咖啡攪和白蘭地酒。

『抽煙嗎？』

煙捲是我們的——『卡茨伯克牌』。我抽了。但實際我沒抽，祇是噴着煙霧而已。『爸爸』看出這個，笑了，他的心境很好。

他終於走到本題上來了。他給我看一張地圖。這是一張可怕的地圖。在它上面，幾乎整個歐洲都被褐色的斑點蓋滿了：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都被褐色的鉛筆，刺目地和武



斷地劃上線了……這同樣顏色的線條也劃滿了我們的土地。這是『大德國』和它所統治的國家底地圖。司令官給我解釋着。他激動起來了，他的眼睛濕潤潤的，取下博士眼鏡，擦着它。

這地球上祇有一個種族，他是所有民族底當然的主宰，這就是——最優秀的種族亞里安人，——他向我說，莊嚴地舉起博士眼鏡上邊的手。——就是俄國人把它錯叫作「涅麥茨」的「納粹」。

於是，『爸爸』開始宣講了：這『優秀的種族』首先是取得歐洲，然後就是全世界。

德國人將成爲領導者，主人，統治者。『劣等』民族將是他們的隨從。德國人會工作。呵，他們將告訴那些懶惰的、低劣的民族，必須如何工作。他們將嚴厲地懲罰每一個『懶漢』。這樣，世界將富足起來。而所有的人——統治者和奴隸底種族都將過活得很好。

但是，在『劣等民族』中間，也有能幹的人物的，比起他的同國人來說，是屬於『高等的』人們。這些人了解，世界祇有在德國人領導下，才會繁榮的。這些已經在幫助和將來也會幫助德國人。偉大的德意志是不會忘記他們底效忠的。呵，一個遠大的未來在等待着這些人。他們將獲得德意志底特別的賞賜。

我聽着，同情地點着頭，但同時我想：爲什麼他要這般轉彎抹角的呢？

隨着，司令官就開始談論各種方法了。有兩種方法：強制的與說服的。強制——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它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取得積極效果的。因而說服的方法就給人展開了一條新的道路。根據一切判斷起來（呵，司令官是一個有遠見的人），根據一切判斷起來，我應該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而且明白，對於我是祇有一條路的——同德國人一起的路。自然，我在德意志軍隊面前，曾犯了很大錯誤，爲此早該受到處分的。但是，我還能給偉大的德意志建立功勳，用這功勳贖我的罪。

「那末，我該作什麼呢？」

「哦，這個嗎？稍等一等。」

司令官歛了歛。斜着眼睛，和氣地望着我。這當然是『教育方法』了。

「將有一個遠大的未來等着你。」

「但是，我到底該作什麼呢？」

「你應該到蘇聯軍隊後方去，然後返回來報告一切。」

「作奸細嗎？」

「不必用這樣可怕的字來嚇唬自己。什麼『奸細』？——就是偵察員罷了。」

我想了一會。

『不成。』

『爲什麼？』

『不成，我吃不消。』

『爲什麼呢？』

『這需要決死的死和判斷力的。我哪來這些呀！』（司令官笑了。）我從小就怕這個的。』

『從小就怕這個嗎？這是黑房子嗎？』司令官顯着最和藹可親的樣子，哈哈大笑了。

但是，我認真聲明，我是不能作偵察員的。我哪兒行呢……可真算找着一位偵察員了！我是連一頭牛犢也騙不過的。但是，這個德國人變得認真起來了，即刻給我證明：勇敢和果斷不是生下就有，而是訓練起來的，祇要我同意，就什麼也好辦了。』

『我不着急，你明天答覆我吧。』

夜晚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告訴他，我同意作好細去。祇是讓他們開頭派我到比較容易的地方去。讓我試試看。如果成，——我就繼續下去。要是不成……『爸爸』擺動雙手：『成！成！』他的面孔親切而且甜甜的。他望着我，期待着什麼。我重複了一遍，說我同意試試看。

『好，』『爸爸』說道，『我已經寫好給參謀長的信了。而現在（這個德國人的聲音轉成爲一種

愛撫的音調），現在，你且同我們的兵士一起，先去森林裏把地雷弄回來吧。」

我望著『爸爸』，禁不住微笑了。又是這一套了呵！——把地雷弄出來獻上。

『我已經說過，關於地雷，我是毫不知道的。』

困惑的司令官啞然了。他盯住我微微含笑の嘴，在他眼睛上，有某種東西流露出來了。他的面孔很快地紅漲起來。他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金屬的回鏡子，把它遞給我。

『再笑一笑。』

我莫名其妙了。

『照着鏡子笑一笑。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張開嘴吧笑一笑。對，對！』

我笑了，我看見鏡子裏的兩排非常漂亮的，年青的牙齒。

我看見自己的牙齒沒有？漂亮極了，不對嗎？大概，當我微笑的時候，姑娘們是喜歡的。也許，已經有人被我的微笑弄得神魂顛倒了。一定的，這般稀罕的牙齒呵！這與老頭子的牙齒是全然不同的。

這個德國人熟練地把舌頭噓得很響，從嘴裏取出一個口水滴溜的，像馬掌一般的人造腮梆子來。他作了個沒有牙齒的笑，但是他底冷冷的眼鏡後邊的眼睛，却是不會笑的。

我第一次感到要瘋狂了。「爸爸」把腮梆子放嘴裏。我看見他的雙唇在抽動。

「年青人，你還是什麼都講了呢 或是想從此不再微笑了？一，二，三！」

「爸爸」揍了我一拳。火星在我的眼前直冒。他用腳推過來一隻痰盂。我吐了一口，而什麼東西掉在痰盂裏響了。一顆牙齒！

牙齒的打掉使他心滿意足了。他已經用平靜的聲調宣佈：從現在起，每天打掉我一顆牙齒，直到我招出地雷藏在什麼地方的時候爲止。他們要強迫我招認。即令我真是什麼也不知道，那也一樣——司令官的話還是要兌現的。我還從來沒敢向姑娘們笑過一次呢。我總是自個兒在一旁笑笑的。但現在，牙齒將被全部拔掉了。一個也不會留下。這德國軍官底話是「保證」了這個的。就這樣，明天我就得領取給我規定好的份兒。現在是沒事了。

第二天早晨，上士打掉了我的兩顆牙齒 我又一點覺也沒睡的過了一夜。這樣，每天我領取自己的「份兒」，也每夜差不多都睡不下覺。我躺着，清晰地傾聽着哨兵底脚步声。

有時候，哨兵底脚步声消失了。這大都在天明的當兒，他到什麼地方取煖去了。在庫房底牆壁上，有一個被乾草堵塞住的小窗戶。有一次，當長時間也不聽見哨兵底脚步声的時候，我決定推開乾草，爬到窗外去。但是，當我正準備這麼作的時候，脚步声又響過來了。

在打掉我第七顆牙齒以後，『爸爸』有些遲疑不決起來了。要不就是懷疑他的方法，要不就是懷疑到底我是不是『游擊隊』。我被帶到司令部裏，大概是爲領取規定給我的『份兒』去的，但屋子裏，却祇上士一個人。他手中擎一個橡皮棍。上士就用這根橡皮棍死命地打我，祇一分鐘，我就躺在地板上了。這時候，司令官走進屋裏來，他的臉出現一種驚異的神色。

『這是什麼？』他問我。

『這是橡皮棍，』我說：『他會打死我的。』

『爸爸』聲色俱厲的對上士喊叫，後者筆直地立着，不哼聲。但是可以看出，他快要笑出來了。這齣戲演得不很妙。上士一跨出門，就大聲地笑開了。

『爸爸』申明，這件事情的發生他先不知道，上士是會受到處分的。但他不能保證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士兵們痛恨游擊隊。呵，游擊隊越來越可惡了。德國士兵越來越多的在他們手下死去。他們使用的秘密的地雷，簡直是『魔鬼的發明』。德國兵士們給這『不正當的土匪行爲』所惹怒了。他們認爲我是一個游擊隊員。總會有一個時候，他們會弄掉我的。

『那麼就絞死我吧。幹嗎磨折我呢？你不也看見，我是什麼也講不出來，什麼也不知道的嗎？』

『爸爸』不相信地瞧住我。他有些遲疑不決了。終於他肯定地說道：

『無論怎樣，我得履行自己的話的。』

司令官履行了自己的話。我再沒挨揍了。但是每天打掉我的一顆牙齒。有時候，上士一次就『拔掉』去兩顆。這時就給我一天的休息。『爸爸』仍不怕麻煩的追究地雷的事情。每一次，在『拔掉』牙齒以後，他就給我嗽口的藥劑而且仔細地用藥酒擦我的傷口。

通常，都是傍晚時分把我叫去，那時『爸爸』從一天的勞累中脫身出來，已經很疲乏了。他當着我鬆去腰帶，讓自己圓鼓鼓的肚子飽享自由自在的愉快。他和我談得很多。他說這對他是有好處的，因為他想完完全全掌握俄文發音的緣故。

當打掉我的第十七顆牙齒的時候，一種思想在我腦子裏縈迴起來了。我感覺我會發瘋的。夜晚，已經很久不見的那小伙子又來了。他怒氣沖沖的，用一隻腳蹴我。『逃吧，傻瓜。』——『我哪兒也不去，——我說，——因為哪兒也有哨兵的……』——『管它媽的，冒冒險吧。』——『我不應該冒險，我應當有把握地行動。』——『那你就行動吧，你瞧着，起先他們拔你牙齒，而隨着就會把你絞死的。』他笑了。他的牙齒在微笑中是這麼地漂亮，簡直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整齊的，雪白的，而且光閃閃的。『走開吧，——我求他，——我不認識你，我什麼也不知道。』他很失望的樣子，臉上露着打傷的青斑。一定是劇痛，他的雙眉緊鎖成一條綫。他用一隻失明的眼睛瞧着我。他的雙唇

仍像先前一般神蒼白。

第二天早晨，我下定決心逃跑。但這天，他們早早就把我帶到司令部裏。當我一看見「爸爸」的時候，我就明白有了什麼事情，而且被它弄得神魂不安了。

他就要到別的地方去（呵嘿，他因為不滿意被撤換了），他不能作到先前講的，把我的牙齒全都拔掉。今天我是來領取最後的「份兒」，然後我就獲釋了。他本來可以槍斃我的，但是（說到這裏，「爸爸」的聲調變得怒氣沖沖的了），他不願模仿有些年青人那樣，把人們橫身痛打一頓，然後槍斃或絞死他們。也許，這是因為他老了，也許是因為他「還有」舊觀念，總之，他不是一個屠夫就是了。如果他們需要的即是屠夫的話，那就讓他們派別的人來吧。他是一個循規蹈距的德國人，而不是土匪。他曾經因為在人們中搜出武器，才「正直地」槍斃了三十個人質，絞死了六個。而且他認為，太過火的鎮壓只會產生壞處，因為它會激怒老百姓的。

是的，「爸爸」也受欺侮了：說他不稱職。新的司令官已經在來這兒的路上了。他把通行證給了我。我請他在上面寫上我要經過的路綫。

「經過「虎沱」嗎？」司令官問道，一個微弱的希望，在他眼睛裏閃了一下。

「不，不，」我擺手，「那兒也行，祇是不要去「虎沱」。」



司令官寫上我走的路綫後，就把通行證給了我。我向他致了謝，告了別。他冷冷地瞧着我，輕輕點了點頭。

我一路思量着發生的一切事情，走進了村裏。給村長看了通行證，他就給我找了一間屋子。我竭力少同村長和房東談話。我不想多開口。我睡得很早，在房東爲明天生火爐而弄進屋裏來的乾草堆上睡去了。

好像這已經完了……不，還沒有完。

夜裏，好像由於什麼響動，好像有誰打了我一下，我醒來了。我醒來，就像有什麼要緊的事兒一樣，走出了屋子。

這是一個嚴寒的夜晚，澄澈的天空閃爍着星星。我按星星找着了方向，在白雪覆蓋的原野上，一口氣走了十五公里。簡截地說，我已經在森林裏，在去向「虎沱」的道上了。在這兒我找着了那株掛着指路牌的杉樹，然後我往北走出記好的步數，就找着那株半蓋着雪的小杉樹了。在它的有着飛鳥底足跡的枝條下邊，我尋見了地雷，隨後帶它到鐵道的路基上去了。我作這些不過化去六七分鐘，不會再多，我就又返回森林裏。

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森林裏，我必得快一點，雖然，我承認，很想看一看一切將怎麼發生。那地雷

簡直小的要命，說真話，當我從雲裏取它出來的時候，我的心好像都快沉下去了，——怎麼這般小的玩意兒呵！

當身後傳來爆炸聲的時候，我已經在森林底緊裏邊了。馬上森林底上空便騰起鮮明的紅光。顯然是給鄰近飛機場運送汽油和炸彈的火車爆炸了，不會是別的。祇有炸彈才有這般大的聲響的。很長一個時候，我都在雪堆裏奔跑，而身後的一切都被震動，震動得映成粉紅的雪塊從凍結的樹上四處飛揚。顫動的火光在森林底上空越來越大了。

爲了鬆口氣，在森林底緊裏邊，我停下了。我按星星找着了那個鎖子的方向，我而朝着它。在那裏一個溫暖的屋子裏，背靠火爐，坐着那古老的，欺騙過我的德國司令官。他用奪去我的微笑的幸福來恐嚇我。這個老豬獃，他真以爲，他能使一個俄羅斯人不再能笑了。這不是很可笑嗎？我站立在頭上顫動着紅光的森林裏邊，張嘴笑開了。不知爲什麼，接着我哭了……

過了兩天，我回到部隊裏，向隊長報告已經完成任務，而且告訴他，我們的小伙子，我自小的朋友瓦夏·哥瓦爾英勇地犧牲了。

（譯自『旗幟』一九四五年四月號。）

## 第 兄

烏克蘭人·戈倍林柯作  
羅 斐譯

這故事，是從一個俘虜來的希特勒軍隊底士兵，瓦爾特爾·舒蘭茨曹長那裏聽來的。他講這故事的時候，在他底德國話裏，夾雜着他知道得不多的俄國話。

事情發生在秋天。在那晚上，舒蘭茨在自己的衛戍司令部裏值班，某某報紙底記者，他的長官葛馮格上尉底好朋友拉特曼申門子來了。——而這僅是上尉喝酒底不必要的理由。

因為，就是沒有這，上尉也不會忘記每晚喝上那麼一點的。戰爭和世界上一切他都厭倦了。這次，他把自己的一個親屬乍爾副曹長也喚了來。這是一個膽小鬼和流氓，像離不開母親的孩子一樣，整個戰爭中，他都跟在葛馮格上尉屁股後而轉。

瓦爾特爾·舒蘭茨曹長在自己主人底門後偷聽。那三個德國人開頭的爭吵他沒聽到。他祇聽見了拳頭擊在桌子上的響聲和葛馮格上尉神經質的叫喊：

——我是個文兵，我是不讀報的——我打過仗，而我馬上就要給你證明：誰是對的。烏克蘭人，

卓爾克斯人，韃靼人，還有別的一些什麼野蠻人，他們僅在爲了要扼住對方的咽喉而等待着。而俄羅斯人……你馬上就會看見的，他們怎樣對待俄羅斯人。——上尉醉醺醺地大笑著。記者回答了一些什麼，而葛馮格上尉喊了：

——舒蘭茨曹長！

——有！瓦爾特爾·舒蘭茨在門檻上呆住了，他一下就發覺到：葛馮格上尉已經喝的太多了，在他底枯乾的，石頭似的前額上，密密地佈滿了一層冷汗，兩眼也已經混濁，而且變爲十分不安靜的了。他正要尋找人發洩自己的怨恨，在這時候，最好不要掉到他手裏去。

——舒蘭茨曹長，把今早上領來的兩個俘虜帶到這裏來。——上尉命令道。

——是。

曹長出去了。

過了一會，把兩個紅軍戰士挨次帶到屋裏來了。他們是被分別禁錮着的。上尉總共祇審問過他們一次，現在他們半裸體的站在那裏。

——去吧，舒蘭茨。——上尉擺了擺手，舒蘭茨出去了。他在門後把耳朵貼着門縫。

——他們怎麼穿得這個樣？——拉特曼用德國話問。

——把他們全部剝光了，鬼東西們！早上他們還穿得很體面。但那有什麼關係呢？無論穿着什麼，不也一樣地活麼？——上尉說道。

兩個紅軍戰士光腳站着，骯髒而破爛的衣服遮着身體。而三個德國匪徒却帶着漠然的神態坐着，好像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

那個年約四十歲的高個子紅軍戰士，很難為情的，竭力要想用污穢的，撕碎了的粗布衣服遮掩着赤裸的身子。而那個年青的，個子矮矮的紅軍戰士，穿着癱爛得成了碎塊的褲子，凍得直抖，他們身上，再沒有更多的東西了。

那個高個子的紅軍戰士，左手用破麻布綁紮着，緊靠着肩膀的地方凝結着血塊。而另一個，那矮一些的，用骯髒的塗滿血污的破手巾包紮着腦袋。

他們是因爲受傷失去知覺，不能自衛或者自殺而被俘的。

所有的人都沒有說話。

——你懂俄國話嗎？——上尉用德國話向拉特曼說道。——我要同他們談話，你記着：他們中間一個是烏克蘭人，另一個是俄羅斯人，馬上你就會看見要發生什麼的。——上尉高聲笑道，拉特曼點着頭。祇有乍爾副曹長像一個喂飽了的鵝似地鼓着嘴坐着。

上尉緩慢地，向那個快要倒下去的矮個子紅軍戰士轉過身去，他是傷在頭部的。

今早我已經個別同你們談過話了。——葛馮格上尉用相當純正的俄國話說道。你是俄羅斯人嗎？

——俄羅斯人——那紅軍戰士冷淡地嘶啞地回答。

——姓什麼？

——蘇司洛夫·伊凡。

——你是烏克蘭人嗎？

——是的，烏克蘭人，——他比蘇司洛夫較有生氣地回答，他的傷小一些，而精力充足一些。

——姓什麼？

——克雷石·達拉司。

——你說，烏克蘭人，你們同這俄羅斯人是在一個部隊裏嗎？——葛馮格問道，眼睛輕蔑地斜視

着蘇司洛夫。

——不是，我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克雷石緩慢的回答。等着還問些什麼。他說的是真的，以

前他從不曾見過蘇司洛夫。

——烏克蘭人，你說，誰是你的敵人？——葛馮格突然問道。

達拉司·克雷石沒有回答，他知道誰是他的敵人，他等着，長久地思考着，——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但假如達拉司已經想定了，那誰也不能把他說服過來的。

——唔，我等你回答，——葛馮格不耐煩地說道。

回答什麼呢？克雷石·達拉司一生中，這是頭一次離得這麼近的看見這麼些活的德國人。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呵！唉……他可怕地覺得：他對他們已經沒有惡意，而僅祇是輕蔑了。他是多麼討厭他們呵！早晨還是可怕的，不習慣的，但現在，達拉司一切都反覆考慮過，平靜起來了。他祇有一個希望——讓這一切很快地結束吧！

——你還沒有懂得我問你的話嗎？——上尉慄慄的說道——戰前你在烏克蘭作什麼？

——達拉司·舍甫琴珂集體農莊的馬具匠。——克雷石突然回答。

——舍甫琴珂？啊哈……那好極了。——葛馮格上尉笑了，在一個大玻璃杯裏先倒了一些洛椽（一種強烈的葡萄酒——譯者），隨後又倒了些白酒和酒精。——給，喝了吧，烏克蘭人。煖一煖，不要怕，我不會對你作出什麼來的。——上尉遞給他玻璃杯，克雷石貪饞的喝了一半，而把另一半遞給蘇司洛夫，上尉站起來，抓住他的手。——你自己喝吧！——克雷石想了想，一下喝乾了。

——你現在說：這裏誰是你的敵人？——葛馮格固執地說。——就是這個俄羅斯人，是嗎？

上尉用手指了指蘇司洛夫，克雷石望了望那掛了彩的同伴。他想：這德國人要想從他這裏取得什麼呢？克雷石一切都喜歡想到底，他思索和講話都是慢慢的，——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你還不懂我說的話嗎？——上尉兇狠狠地，抑制着自己說道：他已經在拉特曼和乍爾面前，特別是乍爾面前羞慚起來了。上尉覺着：這個黃毛未退的臭小子現在是無止境地樂起來了，僅僅是怕露出自己的快樂而已。

——我懂得，——達拉斯·克雷石說道。

——那你說說吧。

——我說什麼呢？全都是很明白的，——克雷石說，看了一眼蘇司洛夫。

——明白嗎？這正是我所需要的，——葛馮格高興起來了。

——我的老天，這對你有什麼用呢？——克雷石認真地說道。

——你，烏克蘭人，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馬上就把被服還給你，以後你要幫助我們，唾你敵人的眼睛，打他的耳光。打！對敵人是不需要憐惜的，打吧！——上尉再也不能抑制自己了，他一邊反覆說着這些話，一邊向克雷石跑去，要克雷石打，克雷石一下想起了那留在古老的科爾松城邊的妻子，一個小孩，父親，母親，我的孩子們呵！……



——打誰呢？——克雷石慢騰騰的，驚奇地問道，他已經改變主意了。

——打他！打你的敵人！……吐他的口水，用腳踏俄羅斯人……要是你不打他——我就殺死你。

——上尉湊近達拉司·克雷石底耳邊低聲說道。

——他嗎？——克雷石指了指蘇司洛夫，小聲地問道。蘇司洛夫很吃力的靠牆站着，帶着微笑望着興奮起來的德國上尉。

——是的，打他！打！……唾棄敵人的眼睛，殺死他。要不我就告訴他，他要殺死你的！——醉醺醺的上尉翻來覆去地說。音調都變了。當他感覺到從背後射來的自己朋友拉特曼底懷疑的視線和那個膽小的，發育尚未完全薩爾底隱藏着的幸災樂禍的眼光的時候，他的臉都羞紅了。

當上尉感到達拉司·克雷石的內在力量底優越性的當兒，他失去自制力和意志了。——要是你不打他，我就把你的皮一條一條的剝光——他咬牙切齒的說。

克雷石動也不動的站着，思慮着，毫無表情的，冷冷的。而突然達拉司·克雷石決心了。

——我殺死敵人！克雷石大聲叫道。桌上的玻璃杯給這叫聲振得直響，上尉在這一剎那間呆着，達拉司·克雷石抓住了這一瞬，聚集了全身的精力，像一柄鐵錘一樣，一脚踢在葛馮格上尉底肚子上。

葛馮格上尉底腦袋啞囉一聲撞在前面牆壁上，兩隻腿痙攣了兩下，便永遠安靜下來了。

——現在，我們永別了，兄弟。——達拉司·克雷石靜靜地說，向伊凡·蘇司洛夫鞠了一躬。他們好像一對朋友，工作完畢之後，明天早晨還要再見似的那樣告別着。

在這一剎那間，好像從彈簧上彈出一樣，嚇得快死的乍爾副曹長從座位上摔了下來，連瞄準也沒瞄準，就用手槍向兩個掛彩的戰士打了一排子彈。

達拉司·克雷石沒有一下就倒下去，他驚奇的看了看死去的上尉底面孔，幾乎要笑了出來，踉蹌了一下，倒向伊凡·蘇司洛夫那面去了。他的臉孔是非常安靜的，祇有當一個人精細地作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並信任這件事情而至於爲它獻出自己生命之後，才會有的。

——原諒我，兄弟——被銳利的子彈射穿了心臟的伊凡·蘇司洛夫趕着說了一句話。他倒在達拉司·克雷石底胸膛上，他們交叉着成了一個十字形。

## 小孩子

汪達·瓦西列夫斯卡作  
羅 焚譯

這個十二歲的孩子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這都是一樣的。在我們現在，有許多像他這樣的孩子出現了。我之所以正好等着他，而是湊巧一個目擊者給我講了他的簡單的、動人心魄的故事。

德國人的坦克已經沿着大道吼叫着過來，眼看着德國人的鋼盔就會在村子周圍出現了。烏克蘭的古老的鄉村，它還牢記着二十年前因德國人鬪爭的。這附近有森林——可以鑽進碧綠的密林裏，可以藏起來，可以從遠處襲擊敵人的部隊。

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向森林走去。翻上馬——一下就走了！道上滿是塵土，而在塵霧裏，緊跟騎馬人後而跑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當游擊隊走出來的時候，把他留在村子裏的。

小孩的手拉住馬鐙，發抖的手指抓住馬鬣。但是，怎麼好把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帶向森林裏，帶向幸運和不幸，帶向生和死，帶向需要成年男子底力量和成年男子底堅忍的鬪爭裏呢？

這孩子是多麼可憐呵！他淚流滿面的跟在馬後跑着，絕望的抓住馬鐙。這孩子的心是深深地受創

了，人們都不認爲他够作一個游擊隊員，都不認爲他有資格拿起武器。可是他却感覺着，全個心靈感覺着他能够這樣呢。像其他的人一個樣呢。他要作個同其他的人一樣的人呢！馬跑的越來越快了，在蓋滿塵土的路上，赤脚是跟不上的呵！他的聲音塞充滿絕望了。

而終於有個人對他同情起來，從馬鞍上俯下身子，送給他一個不大的物件。

——拿這手榴彈去吧。待在村裏，如果有什麼事情就告訴我們。留心着德國人幹些什麼，如果有必要的時候，再手榴彈吃了他們的肉吧。

孩子的眼淚很快就乾了，他的手抓着涼涼的鐵手榴彈。是啦！現在才算對了。手榴彈！同游擊隊一樣的手榴彈，而且還給了他一個同給成年人一樣的任务呢。

手榴彈揣在懷裏，十二歲的孩子離開他們，走回村子裏。他按着囑咐他單那樣察看着。誰也不去注意這個小孩子。德國人還沒有在村子裏搜索，還小心翼翼地逗留在村邊上。

這小孩子觀察着，德國人的司令部就設在路旁的屋子裏，德國軍官們忙亂着。門口站着衛兵，懷裏的手榴彈動彈了一下，小手謹慎地檢查着，不，手榴彈那裏也沒去，它就在懷裏呢。而在村邊的屋子裏，就是德國人的司令部，德國軍官們呵！

在德國人開始要搶劫村子以前，開始要焚燒房屋，殺害孩子和婦女以前，在小孩所清楚知道那種

地獄就要造成以前——他就一直往那房子去了。當衛兵的尖銳的聲音叫着他的時候，他的聲音毫不發抖，眼睛也不眨一下，他用手勢表示着，他有一個消息要告訴司令部，他必需到裏面去。

一個軍官望着門外面，他用蹩腳的烏克蘭話問道：「什麼事？」小孩子的聲音沒有發抖，他直望着那軍官的眼睛，是這樣的：他想告訴他們游擊隊在什麼地方藏着呢。

把小孩領到屋子裏去了。那裏桌子上首坐了六個人。他們都俯在一張地圖上，用德國話噁哩噁咕的講着，所有的眼睛都從地圖上抬起來，望着進來的人。

就這麼着，小孩子數着數目，注意看着，六個人。肩章，各種各樣的符號，沒有疑問，這是些高級的軍官。

懷裏是涼涼的手榴彈，孩子的眼睛冷然地望着，考慮着，盤算着，應當怎麼和走到那裏去，要怎麼作才能成功。他不慌不忙的，謹慎的答着話，這樣，他說，就是這樣，所有的人都出去打游擊去了。一個也沒留下。

德國人的冷酷的聲音不耐煩地問着，小孩慢慢的，心平氣和的回着話，他講述着整個的經過。爲了有時候考慮，爲了要是他們萬一懷疑起什麼來，能使他們放心，他就像農民一樣的，不慌不忙的，詳細的講述着。

終於，那個最重要的坐在中央的軍官擺起手來了。他已經全盤知道了。——游擊隊走了和怎樣走的，現在祇還需要知道一點：他們在什麼地方？

翻譯官對小孩重覆着這問題：

——游擊隊在那裏？

小孩向前邁了一步，他已經挨近桌子了，他已經同六個軍官面對面的站着了。他直對着六個軍官的臉，用泰然的不像是孩子的聲音說道：

——到處都是游擊隊。

他用閃電一般的動作從懷裏拉出手榴彈，用閃電一般的動作擲向桌子旁邊的那六個人。在他們還沒來得及跳起以前，還沒來得及喊叫和弄明白什麼事發生以前，死神已經來了。

十二歲的孩子也同他們死在一起，一個換六個，他的小臉向一個成年人底冷酷的，嚴峻的顏面一樣毫無表情。在他的前額上有一種英雄底偉大的光耀。

任何墳墓也沒有保藏他的屍體，故鄉的土地沒有掩埋他。他的孩子的軀體在燃燒的屋子裏變成金色的火焰，他的熱情的孩子的心，像金色的火焰一樣，輝耀在烏克蘭鄉村的上空。

因此，他姓什麼，當他在田地上跑着的時候，他的母親用什麼名字喚他，那都是一樣的。他是那

成百的孩子中的一個，他有着孩子的奮發的心，有着孩子底勇敢。他同成年人一樣的知道，懂得和會熱烈地愛，也會同成年人一樣光榮地死去。



微 笑

1947.12初版 印,5000

定價：250元